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編印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劇本選集之二

安徽有代表團演出劇本選集

安徽省代表團演出劇本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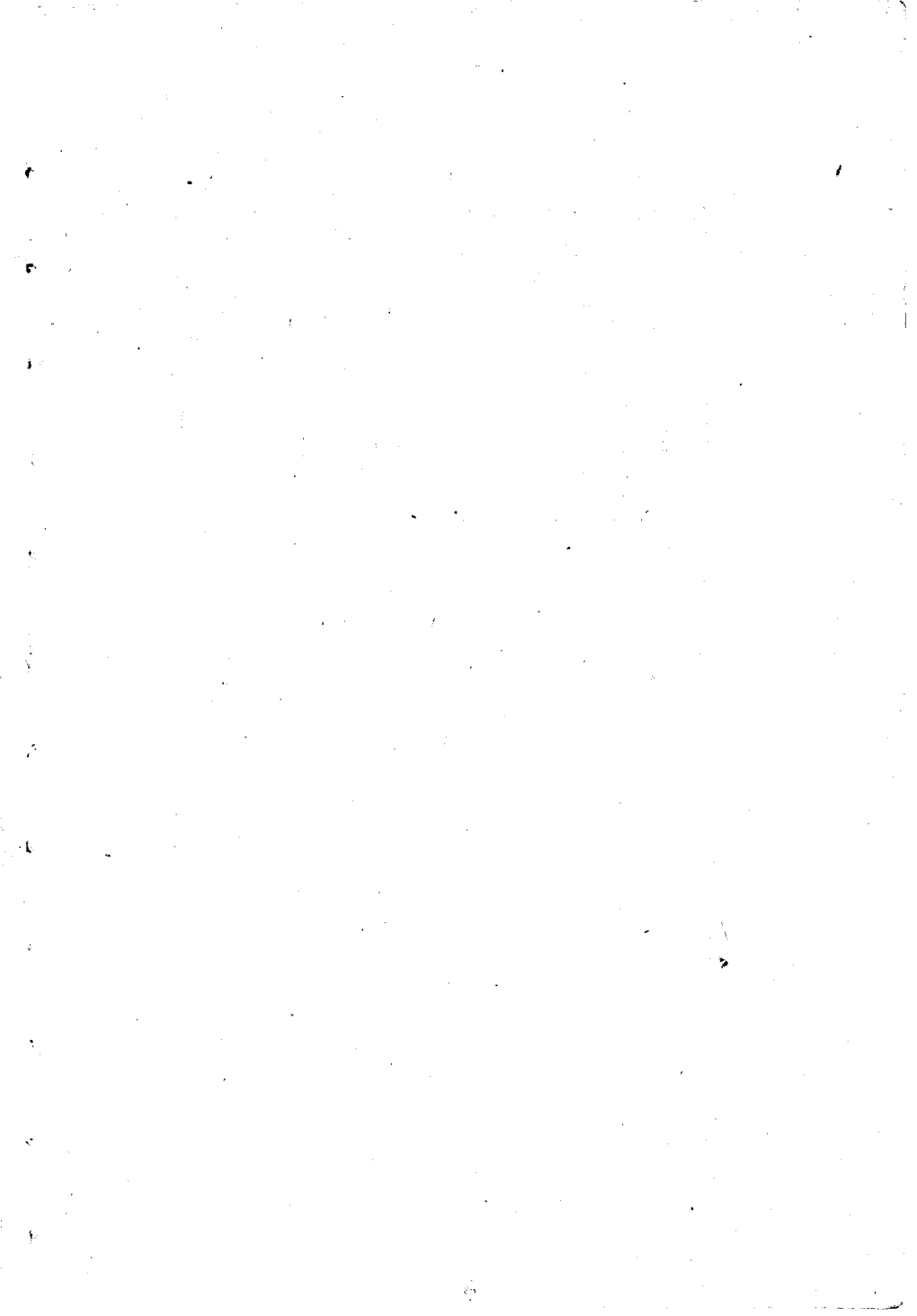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劇本選集之二

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編印

一九五四・上海

目錄

天仙配 (黃梅戲)		五
夫妻觀燈 (黃梅戲)		三九
打猪草 (黃梅戲)		四七
討學錢 (倒七戲)		五五
打桑 (倒七戲)		六五
觀畫 (倒七戲)		七三
打蘆花 (倒七戲)		九一
借羅衣 (倒七戲)		九五
結婚之前 (泗洲戲)		一〇九
拾棉花 (泗洲戲)		一三一
打乾棒 (泗洲戲)		一三九
攔馬 (泗洲戲)		一五五
寇準搶靴 (梆子戲)		一六七
花亭會 (曲子戲)		一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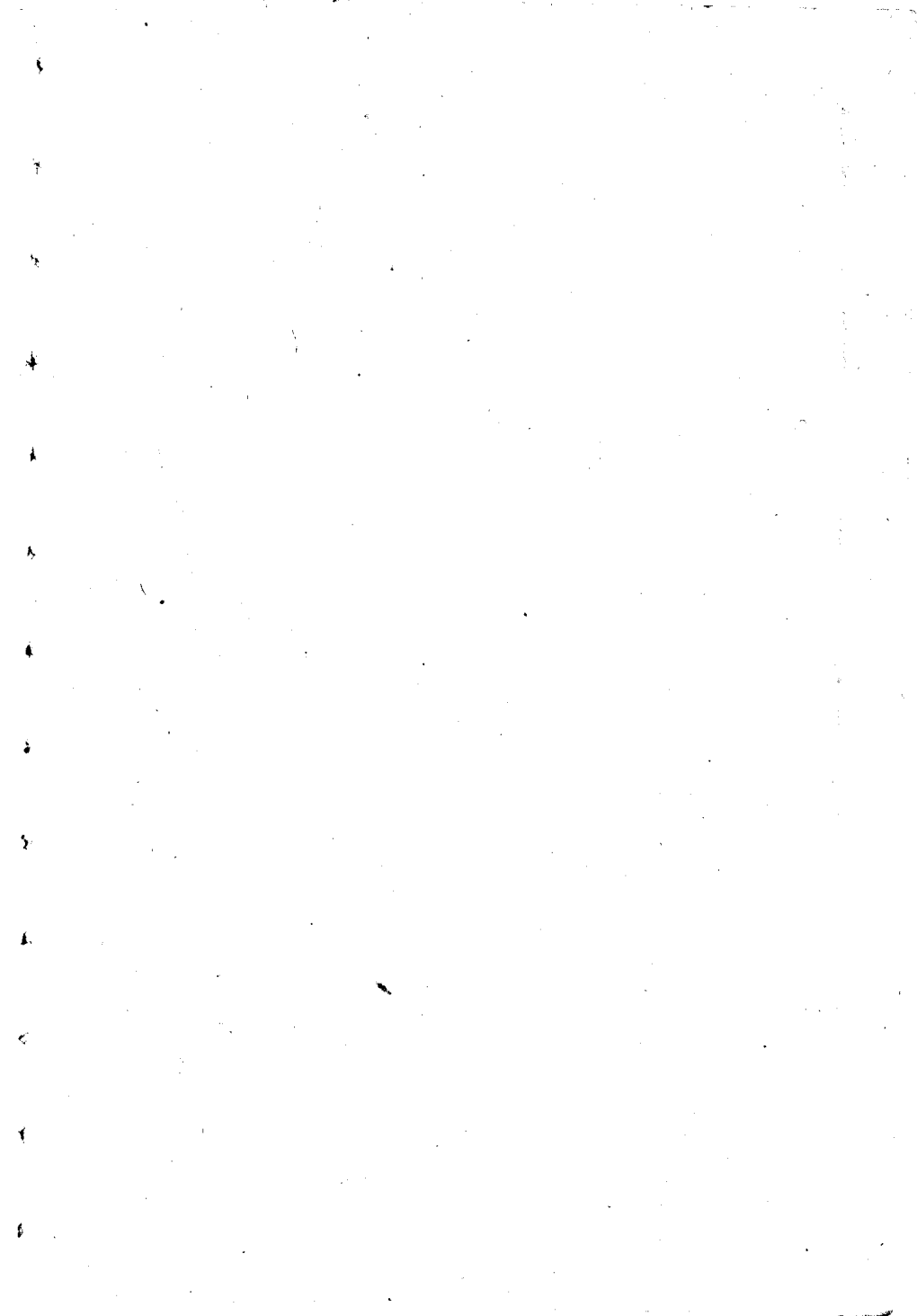


天

仙

配

(黃梅戲)



天仙配

(黃梅戲)

人物：董永(簡稱永)

七仙女(簡稱仙)

傅員外(簡稱傅)

傅公子(簡稱公)

大姐(簡稱大)

二姐(簡稱二)

三姐(簡稱三)

四姐(簡稱四)

五姐(簡稱五)

六姐(簡稱六)

土地(簡稱土)

賣身葬父

(董永上)

永：(唱)老爹爹在寒窗身染重病，

急得我小董永心如火焚，

蒙舅父借銀兩湯藥買進，

但願得老爹爹病早離身。

爹爹，爹爹！

只見爹爹喪了命，

哭得董永淚淋淋。

連年荒旱遭貧困，

胡玉庭口述
安徽省黃梅戲劇團集體整理
陸洪非執筆

寒窗餓死年邁人。

這才是黃連樹上掛豬胆，

苦上加苦箭穿心。

想我董永，務農爲本，父子二人，相依爲命。

今日爹爹一死，一無棺木，二無衣食，這便如何是好？——唉，事到如今，不免自賣自身，

寫起契文。

上寫着：「家住丹陽姓董名永，

無父無母孤單一人。

只因爹死無棺木，

賣身葬父做傭人。

賣身不賣銀多少，

白布兩疋五兩銀；

賣身不賣年月久，

三年一滿就回程。」

賣身文約忙寫起，

拜拜爹爹出窰門。

一路走來一路嘆，

嘆只嘆賣身爲奴受苦情。

滿腹苦愁嘆不盡，

不知誰家僱傭人。(董永下)

(啓中幕，傅家客廳，傅公子上)

公：（唸）聯字不識家，

頭頂「大學士」。

讀了三年書，

認得四個字——

天下「大」平。

傳：（內聲）天下太平！

公：（自語）這個老不死的！

（董永上）

永：拜見公子！

公：董永你無事不登三寶殿，莫非是來借債的？

永：並非借債。

公：那，你來幹什麼？

永：只因爹爹一死，無有棺木，故而自賣自身。

公：你來賣身——正好。真是「一個要鍋補，一個

要補鍋」——我家正要僱個傭人哩。

永：不知我董永如何？

公：好倒是好，可是我做不得主，要問問我家老頭

子。

永：請公子同員外商量一聲。

公：（對內）爹爹，董永賣身來了。

（傳上）

傳：待我看看，——原來是董永啊。（永對傳行禮

）可有賣身文約？

永：現有賣身文約在此，員外請看。

傳：（唸）「家住丹陽姓董名永，

無父無母孤單一人，

只因爹死無棺木，

賣身葬父做傭人。

賣身不賣銀多少，

白布兩疋五兩銀；

賣身不賣年月久，

三年一滿就回程。」

做三年長工竟要五兩銀子，還帶兩疋白布？

——這白布我家裏是沒有的。

公：爹爹，我昨天收租子，正好要來兩疋白布。

傳：（對永）董永，我就給你五兩銀子，兩

疋白布，只是這賣身文約上少了一件東西。

永：少了什麼？

傳：沒打上手模指印。

永：哎呀！手模指印！

公：（將文約送至董永面前）你快快打上吧！

永：我就與你打上。

傳：官保，你將賣身文約收在箱櫃之中，把銀子白

布拿給董永，叫他三日之內，前來上工，不得

有誤。

公：是。

（傳下，公子下場即上）

公：董永，銀子白布在此。

永：有勞公子。

公：你這白布拿回去做什麼？

永：替爹爹做壽衣壽帽。

公：你這個人真是——要是我呀，我就做件大褂子穿穿！

永：這也是做孩兒的一點孝意。

公：你這銀子拿回去做什麼？

永：買口棺木。

公：唉，自古道：「死就死了，死了拉倒」，要是我呀，我就拿到大市街前買點酒吃吃。

永：豈不是喪盡天良。

公：什麼喪盡天良不喪盡天良。——董永，我爹爹叫你三日之內前來上工，不得有誤。

（公子下）

永：豈肯失信於你。

（唱）拿過了白布接過銀，萬丈麻繩網上了身，

從今自身不由己——
好似跳進烈火坑。（董永下）

遊鵲橋

（七仙女上）

仙：（唱）雙雙鵲鳥捧金鐘，

五色雲中景萬重——

牛郎織女天河隔，

一年一度喜相逢。

今日風和日麗，心想鵲橋遊玩，不免請出衆位

仙姐，一同前往。——七妹拜請衆位仙姐。

（衆仙女上）

大：（唸）忽聽七妹請，

衆：（唸）上前問分明。

七妹，請出我們何事？

仙：妹妹心想出去遊玩，不知衆位仙姐意下如何？

衆：好，我們正要去玩。——大姐，到哪裏去玩？

大：照我看哪，到「玉池」去玩玩吧！

衆：那裏有什麼好玩？

大：那裏有仙魚、仙雁、仙鷺、仙鴨……

衆：不好，不好！（衆對七女）七妹，你說到哪裏去玩？

仙：我想到天河去玩。

衆：到天河去玩？

仙：是呀！那天河兩岸有仙花、仙草，天河之上，

還有一座鵲橋，站在橋上，觀賞風景，天上人間，一目了然。

衆：好，好！我們到天河去玩。（衆向前，大姐屹立不動）

三：大姐，我們到天河去吧？

大：（生氣地）你們去，我看家。（打算入內）

衆：大姐！

大：我不和你們年紀青的人一道玩耍。

仙：大姐，有道是天宮無歲月，神仙無老少，依小

妹看來，大姐比我們還年青哩！

大：啊咀，你這張小嘴真甜，我就是心疼你！

衆：大姐，我們一同到鵲橋去玩吧！

大：走。

衆：大姐帶路。

大：請。

衆：請。

（衆仙女翩翩起舞）

衆：（唱）飄飄蕩蕩天河來，

天河如帶白浪飛，

姊妹七人鵲橋上，

望見凡間鮮花開。

大姐，還是七妹的主意好，——你看凡間是多麼的好玩呀！

大：咳，實在是好玩得很啊！

（衆四顧，面現喜色）

仙：（意外歡喜地）姐姐，你看——

衆：什麼？

仙：你看那一老翁，頭帶笠笠，身穿蓑衣，肩揹魚網，手拿船篙，站在那船頭之上——

大：那是打魚的嘛！

衆：啊，打魚的。

大：妹妹，我要讀他幾句。

衆：你要讀得好好的。

大：聽了，——（衆仿漁翁動作起舞）

（唱）漁家住在水中央，

兩岸蘆花似圍牆，

撐開船來撒下網，

一網魚蝦一網糧。

衆：讀得好。

仙：大姐，你看那高山之上，一位漢子，肩揹扁担，手拿板斧……

大：那是砍柴的。

仙：那砍柴的漢子，在深山之中，豈不怕豺狼虎豹？

大：他手裏拿着板斧呀！

二：那砍柴的漢子，我也要讀他幾句。

衆：要讀得好好的。

二：聽了——（衆仿樵夫動作起舞）

（唱）手拿開山斧一張，

肩揹扁担上山崗，

砍担柴兒長街賣，

賣柴買米度日光。

衆：讀得好。

大：七妹，你的眼睛亮，還看到麼東西沒有？

仙：你看那田莊之上，人來人往，耕田種地，播種插秧……

大：種莊稼的人，多麼熱鬧呀！

衆：熱鬧得很！

仙：莊稼之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實在太辛苦了！

三：我也要讀他幾句。

衆：要讀得好好的。

三：（唱）聽了——（衆仿農夫動作起舞）

（唱）莊稼之人沒得閒，

面朝黃土背朝天，

但願五谷收成好，

不愁吃來不愁穿。

衆：讀得好。

仙：衆位姐姐，你看那聖堂之中，坐了一位書生！

衆：在那裏？

仙：在那裏。

大：怎麼，又讓你看見着？

四：衆家姐妹，我也要讀他幾句。

衆：你也要讀得好好的。

四：聽了——（衆仿書生動作起舞）

（唱）讀書之人坐窗前，

三更燈火五更天，

十年窗下無人問，

但願金榜把名傳。

（鼓樂聲起）

衆：來了，來了！

大：什麼來了？

仙：那裏吹吹打打，鼓樂喧天——

大：那是迎親的嘛！

仙：（意味深長地）迎親的！

衆：啊，迎親的。（衆仿迎親動作起舞）

（唱）人間天上不一樣，

男婚女嫁配成雙。

笙簫鼓樂來迎娶，

燈燭點得亮堂堂。

仙：衆位姐姐，妹妹心想讀他幾句。

五：我要讀他幾句！

六：我要讀他幾句！

衆：我要讀他幾句！

大：你們不要吵，不要鬧，七妹年紀小些，還是讓她讀上幾句吧！

衆：好，就讓你讀吧！

仙：聽了——（仿迎親動作起舞）

（唱）迎親之人喜洋洋，

吹吹打打進洞房。

到底還是凡間好，

紅羅帳裏配鴛鴦。

（衆有同感，但有的表示驚訝，有的羞着七女）

衆：你這個丫頭，真不怕羞！

大：（看見董永）喂！你們來看哪！

衆：什麼？

大：一個莊稼漢子。

（七女凝視）

大：七妹看見那個漢子，爲什麼這樣發呆？

大：七妹看見那個漢子，爲什麼這樣發呆？

仙：我看那漢子，粗眉大眼，面帶忠厚，但不知一路之上，哭哭啼啼，爲了何事？

大：這個人麼？是住在丹陽縣的董永，因爲家裏窮得很，父親死了，沒有錢買棺木，只得賣身爲奴，所以他啼啼哭哭的。

衆：如此孝心，真是世間少有！

仙：（同情地）這位漢子，孤孤單單，無依無靠，實在可憐得很。

（衆亦同情，聽到鐘聲）

大：時間不早了。

衆：同宮去吧。

大：好。

衆：如此，大姐帶路。

大：請。

（衆仙女下）（七女轉身上場）
仙：（唱）適才鵲橋來遊玩，不由七女心不安。

天宮歲月難忍受，

真好比犯人坐牢監。

回頭再對凡間望，

只見那董永在寢前，

粗眉大眼長的好，

面帶忠厚惹人憐。

肩揹包裹手拿雨傘，

搬石塊碼簷門珠淚漣漣。

他那裏憂愁我這裏苦痛，
他那裏流淚我這裏心酸。

鞋襪破了誰爲他補，
受冤受屈他與誰談。

七女有心下凡去，

又怕父王戒律嚴。

我若不到凡間去，

孤孤單單到何年？

（大姐上）

大：七妹妹，一個人站在這做什麼呀？

仙：不爲什麼。

大：不爲什麼麼？——傻丫頭，姐姐是「過來人」

呀，你的心事，我早就曉得了；你既然誠心下

凡，我也不會阻攔你的。

仙：姐姐！

大：（親切地叮囑）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千萬不能

讓父王知道了；到了凡間，山有高低，人有好

壞，還要多加小心呀！

仙：這——

大：你的白扇帶着沒有。

仙：現在身邊。

大：姐姐給你「難香」一枝。急難之時，你把「難

香」焚着，我姊妹六人下凡去幫助你。

仙：多謝姐姐。

大：你就去吧！（七女依依不捨地站着）不必這樣子

……一路之上，你要保重了！
仙：（唱）多謝大姐好心腸，
助我下凡贈「難香」。

（大姐下）

只見董永把大路上，
七女駕雲走得忙。
此番下凡婚姻配，
但願夫妻恩愛日月長。

（七女下）

路過

（七女上）

仙：（唱）霞光萬丈祥雲開，
飄飄蕩蕩下凡來，
斗牛宮中我不愛，
願做鴛鴦比翼飛。
急忙來到丹陽縣界，
槐陰樹下託紅媒。

本方土地哪裏？

（土地上）

土：（吟）土地土地，一年兩季，
二月初二，八月初一。
見過仙姑。

仙：罷了。

土：仙姑到此，喚出小神何事？

仙：適才看見董永，辭別寒窗，打道此地而來，我
想與他結爲夫婦，願你做個月老紅媒。

土：這個——

仙：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當，決不連累你遭殃。」

土：小神願做紅媒，但不知怎樣行事？

仙：附耳上來。

土：啊——恭喜仙姑，小神遵命。（土地下）

仙：（唱）吩咐了土地我把仙衣脫，

（七女下場，更衣復上）

一霎時變成了凡間姣娥。

七仙女子就是我，

凡人把我當作月裏嫦娥。

行來在上大路一旁站着——

上大路等候了董永大哥。

（董永上）

永：（唱）連年荒旱受飢餓，

點點珠淚滿胸窩，

手拿雨傘肩揹包裹，

我到傳家受折磨。

急急忙忙上大路走過，

上大路哪來的月裏嫦娥。

她把眼睛睜着我，

小董永哪有心腸看姣娥。

爹爹在日交代我，

男女交談是非多。

上大路不走上大路躲，

免得平地起風波。(董永下)

仙：(唱)

你看董永多穩重，

見我一面臉帶桃紅。

劈破玉籠飛彩鳳，

任他到西或到東，

風送雲來雲送風，

下大路等候董永早來臨。

永：(唱)

家貧不幸父亡故，

破船偏遇頂頭風。

忍悲含淚下大路走，

上大路娘子下大路相逢。

仙：怎見得我的不是？

永：適才我行走上大路，你攔住我的上大路，二次

我行走下大路，你又攔住我的下大路，故而說

是你的不是。

仙：(故意地)呀，呀吓！自古道：「大路通天，

各走各邊」，難道說你走得，我站都站不得

麼？

永：是呀，難道說我走得，她站都站不得麼？——

(對仙)大姐，請你行個方便，讓我過去。

永：這倒像話。——如此，請！(互相走動)

永：大姐，撞我一膀，是何道理？

仙：你肩揹包裹，手拿雨傘，心中有事，慌里慌張

，撞了我一膀，我沒怪你，你倒怪起我來了。

永：是呀，我心中有事，慌里慌張，撞了她一膀子

也未可知。——二次再請。(互相走動)這明

明是你撞了我呀！

仙：我撞了你也好，你撞了我也好，我來問你，可

想過去？

永：怎麼不想過去？

仙：家住哪裏，姓什麼，講得清楚明白，就讓你

過去。

永：大姐呀！

(唱)家住丹陽無父無母，

姓董名永一身孤。

爹爹一死無棺木，

賣身傳家去爲奴，

有勞大姐讓我一步，

切莫就攔窮人工夫。

仙：(唱)(同情地)

董永說出心腹事，

七女心中早得知，

你好比蛟龍未得水，

自有騰雲駕霧時。

只要大哥不嫌棄，

我願與你——

永：怎樣？

仙：（接唱）配夫妻。

永：（唱）大姐之言從何說起，說什麼與董永匹配夫妻？

你好比鮮花剛結蕊，

我好比路旁敗柳枯枝，

望你讓我把路趕，

你看天上紅日已偏西。

仙：哎呀，就攔了大哥的路程，待我這廂給你賠

禮。

永：還禮。

仙：你肩揹包裹，手拿雨傘，慢說一禮，就是十禮

百禮，也算不得的。

永：是呀，想我肩揹包裹，手拿雨傘，慢說一禮，

就是十禮百禮，也算不得的。——（對仙）

好，好，待我將包裹雨傘放下，與大姐見禮。

——大姐，這廂有禮。

仙：有禮無禮，包裹雨傘拾起。

（仙女將白扇插入董永頸後，並拾起包裹、雨

傘）

永：待我拿起包裹雨傘趕路，呀！我的包裹雨傘爲

何不不見了？——（對仙）唉，大姐，將我的包

裹雨傘拿去是何道理？

仙：包裹雨傘是我的！

永：明明是我的！

仙：是我的！是我的！

（土地上）

士：哈哈，哈哈，一男一女，在荒郊之外，拉拉扯

扯，像個什麼樣子？！

永：一個不講理的，又來一個不講理的。

士：哪個說老漢不講理呀？

永：公公講理就好了，待我告訴於你。

士：講。

永：適才我走上大路，這位大姐攔住我的去路，二

次我走下大路，她又攔住我的去路。我二人言

語糾葛起來，她與我賠禮，我與她還禮，她說

我的包裹雨傘未曾放下，算不得禮；待我二次

將包裹雨傘放下與她見禮，她就將我的包裹雨

傘拿去了。你說是哪個有理？

士：如此說來，這倒是有理。

永：公公，我有多大的理？

士：有芝麻大的理。

永：理大理小，總叫一理。

士：小娘子！（土地與七女會意地一顧）那位漢子

言道：適才他行走上大路，你攔住他的去路，

二次他走下大路，你又攔住他的去路。你二人

言語糾葛起來，你與他賠禮，他與你還禮。你

說：他的包裹雨傘未曾放下，算不得禮，二次

他將包裹、雨傘放下，你將他的包裹雨傘拿來

了，這還不是你無理麼？！

情：公公不要聽一邊之詞，是我有理呀！

士：怎見得你有理？

仙：這位漢子，前三天走我門前經過，約我同行，今日來在陽關大道，他有拋別之意，故而說是我有理。

士：他有拋別之意？

仙：是呀！

士：如此說來，是你有理。

仙：我有多大的理。

士：你有菜豆那麼大的理。

仙：理大理小，總叫一理。

士：漢子，還是你沒有理。

永：怎見得是我無理？

士：那位小娘子言道：你前三天走她門前經過，約她同行，今日來在陽關大道，你有拋別之意，故而說你無理。

永：既然相約同行，我把何物與她為憑，她把何物與我為證。

士：是呀，小娘子，既然相約同行，他把何物與你為憑，你把何物與他為證。

仙：有憑有證。

士：何憑何證？

仙：他把包裹雨傘給我為憑，（示包裹雨傘）我把白扇與他為證。

士：（對永）有憑有證。

永：何憑何證？

士：你把包裹、雨傘與她為憑，她把白扇與你為證。

永：白扇在哪裏？

士：（對仙）白扇在哪裏？

仙：在他頸項後面。

士：在你頸項後面。

永：（摸出白扇）哎呀呀！冤枉呀！

士：荒郊野外，一不冤枉張三，二不冤枉李四，單冤枉你這漢子不成？——事到如今，你看還是公和，還是私休？

永：公和怎講？

士：自古道：「公和公和，板子難歇。」——將你送到有司衙門責打四十大板。

永：私休哩？

士：私休嗎？——（土地回顧仙女，仙女表示羞澀）你與這小娘子配合百年之好，也就算了。

永：這個——（凝思）公之言之有理：「公和公和，板子難歇。」私休私休——（看仙女）這位大姐倒也不錯，我若與她配為夫妻，好倒是好，可惜我一來孝服在身，二來賣身為奴……（對土地）公公，好倒是好，無主婚為媒之人，也是枉然。

士：老漢與你主婚為媒。

永：公公，一個頭，不能戴兩頂紗帽——主婚就不

能爲媒，爲媒就不能主婚。

士：（對仙）那漢子言道，一個頭不能戴兩頂紗帽，主婚就不能爲媒，爲媒就不能主婚。

仙：怎麼，主婚就不能爲媒？——公公，你這大年紀與我主得婚的。

士：主得婚。

仙：抬頭一看，這槐蔭樹爲媒，你看如何？

士：啊，槐蔭樹爲媒。

仙：（對士）你叫那位漢子上前叫它三聲，它若開口講話，我與他配合百年夫妻，叫它不應，他走他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包裹雨傘交還與他，決不强求他的。

士：（對永）老漢可與你主得婚？

永：倒也主得婚。

士：你抬頭一看，這槐蔭樹與你爲媒可好？

永：槐蔭樹乃是啞木頭。

士：你上前叫它三聲，它若開口講話，你與小娘子配合百年夫妻，叫它不應，你走你的陽關道，她走她的獨木橋，包裹雨傘交還與你，決不强求你的。

永：慢說三聲，就是三十聲三百聲我也敢叫。

士：你就叫來。

永：槐蔭樹，槐蔭樹，這位大姐要與我配合百年之好，請你做個月老紅媒，你開口講話！——公公，你聽見沒有？

士：沒有聽見。（對仙）你把包裹給他。（對永）你再叫第二聲。

永：槐蔭樹，槐蔭樹，這位大姐要與我配合百年之好，請你做個月老紅媒，你開口講話！——公公，你聽見沒有？

士：沒有聽見。（對仙）你把雨傘給他。

仙：包裹雨傘給了他，他若逃走，我就找你。士：（對永）雨傘給你。——三聲叫了兩聲，就剩這一聲，快去叫來。

永：槐蔭樹，槐蔭樹，這位大姐要與我配合百年之好，請你做個月老紅媒，你開口講話！（仙女對樹擲扇）

內：（唱）槐蔭開口把話說，尊聲董永你聽知；你與娘子成婚配，槐蔭與你做紅媒。

永：（唱）這件事兒真希奇，那有啞木頭把話來提。

走上前來雙膝跪，拜上槐蔭老紅媒。回頭來見公公深施一禮，公公娘子你且聽知：我上無片瓦遮身體，下無寸土立腳基，寒窗無有半升米，